# 蜀山劍俠傳/0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回　古廟逢兇 衆孝廉禪堂遭毒手　石牢逃命 憨公子夜雨越東牆

下一回▶

話說貴州貴陽縣，有一家書香人家姓周，世代單傳，耕讀傳家。惟獨到了末一代，弟兄九個，因都是天性孝友，並未分居，最小的功名也是秀才，其餘是舉人、進士。加以兄弟非常友愛，家庭裏融融洽洽，頗有天倫之樂。祇是一件美中不足：弟兄九人，倒有八個有伯道之憂。祇有第七個名叫子敬的，到了他三十六歲上，纔生了一個兒子，取名雲從，自幼聰明誠篤，至性過人。一子承祧九房，又是有錢的人家，家中當然是愛得如掌上明珠一般。偏生他又性喜讀書，十五歲入學，十八歲便中了舉，名次中得很高。他中舉之後，不自滿足，當下便要先期進京用功，等候應試。他的父親叔伯雖然因路途遙遠，不大放心，見雲從功名心盛，也不便阻他上進之心。祇得挑了一個得力的老家人王福，書童小三兒，陪雲從一同進京。擇了吉日，雲從辭別叔伯父母同餞行親友，帶了王福、小三兒起程。

行了數日，半路上又遇見幾個同年，都是同雲從一樣先期進京，等候科場的。沿途有了伴，自不寂寞。後來人越聚越多，一共有十七個進京應考的人。這班少年新貴，大都喜事。當下雲從建議說：「我們若按程到京，尚有好幾個月的空閒。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，經歷與學問，是並重的。我們何不趁這空閒機會，遇見名山勝蹟，就去遊覽一番，也不枉萬里跋涉一場呢？」內中有一位舉子，名叫宋時，說道：「年兄此話，我非常贊同。久聞蜀中多名勝，我們何不往成都去玩幾天？」大家都是年輕好玩，皆無有異議。

商量停妥，便叫隨從人等攜帶行李，按程前進，在重慶聚齊。他們一行十六人，除雲從帶了一個書童外，各人祇帶了隨身應用一個小包裹，徑直繞道往成都遊玩。王福恐他們不大出門，受人欺騙，再三相勸。宋時道：「我在外奔走十年，江湖上甚麼道路我都明白，老管家你祇管放心吧。」王福見攔阻不住，又知道往成都是條大路，非常安靜，祇得由他。又把小三兒叫在一旁，再三囑咐，早晚好生侍候小主人，不要生事。小三兒年紀雖輕，頗爲機警，一一點頭答應。便自分別起程。他們十六個人，一路無話，歡歡喜喜，到了成都，尋了一家大客店住下，每日到那有名勝的去處，遊了一個暢快。

有一天，雲從同了衆人出門，遊玩了一會兒，便提議往望江樓去小飲。他們前數日已來過兩次，因爲他們除了三四個是寒士外，餘人俱是富家子弟，不甚愛惜金錢。酒保見是好主顧到來，自然是加倍奉承。雲從提議不進雅座，每四人或三人坐一桌，憑欄飲酒，可以遠望長江。大傢俱無異議，便叫酒保將靠窗的座位包下來。誰想靠窗的那一樓，祇有四張桌子，當中一張桌子上已是先有一個道人在那裏伏几而臥，宋時便叫酒保將那人喚開。酒保見那道人一身窮相，一早晨進來飲酒，直飲到下午未走，早已不大願意。先前沒有客，尚不甚在意，如今看這許多財神要這個座，當然更覺得理直氣壯。便請他們先在那三張桌上落座，走過去喚了那道人兩聲，不見答應。隨後又推了那道人兩下，那道人不但不醒，反而鼾聲大起。宋時在這小小旅行團中，是一個十分狂躁的人，見了這般情形，不由心中火起，正待發話。忽然那道人打了一個哈欠，說道：「再來一葫蘆酒。」這時他昂起頭來，纔看見他是抱着一裝酒的紅葫蘆睡的。酒保見那道人要酒，便道：「道爺，你還喝麼？你一早進來，已經喝了那些個酒，別喝壞了身體。依我之見，你該回廟去啦。」那道人道：「放屁！你開酒店，難道還不許我喝麼？休要囉唣，快拿我的葫蘆取酒去。」酒保一面答應「是是」，一面賠着笑臉，對那道人說道：「道爺，小的打算求道爺一點事。」道人道：「我一個窮道士，你有何事求我？」酒保道：「我們這四張桌子，昨天給那邊十幾位相公包定了，說是今天這個時候來。你早上來喝酒，我想你一定喝完就走，所以纔讓給你。如今訂座的人都來啦，請你讓一讓，上那邊喝去吧。」道人聽罷，大怒道：「人家喝酒給錢，我喝酒也給錢，憑甚麼由你們調動？你如果給人家訂去，我進來時，就該先向我說。你明明欺負我出家人，今天你家道爺在這兒喝定了！」

宋時等了半日，已是不耐。又見那道人一身窮相，說話強橫，不禁大怒，便走將過來，對那道人道：「這個座原是我們訂的，你如不讓，休怪老爺無禮！」道人道：「我倒看不透，我憑甚麼讓你？你有甚麼能耐，你使吧。」宋時聽了，便走上前向那道人臉上一個嘴巴。雲從見他等爭吵，正待上前解勸，已來不及，祇聽「啊呀」一聲，宋時已是痛

得捧着手直嚷。原來他這一巴掌打在道人臉上，如同打在鐵石上一樣，痛徹心肺。這些舉子如何容得，便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拖他出去，打他一個半死，再送官治罪。」

正待一齊上前，雲從忙橫身阻攔，說道：「諸位年兄且慢，容我一言。」因這裏頭祇雲從帶的錢多，又捨得花，無形中做了他們的領袖。他這一句話說出，衆人祇得暫時停手，看他如何發付。雲從過來時，那道人已自站起，朝他仔細看了又看。雲從見那道人二目神光炯炯射人，知道不是等閒之輩。常聽王福說，江湖上異人甚多，不可隨意開罪。便向那道人說道：「這位道爺不要生氣，我們十六個俱是同年至好，今天來此喝酒，因爲要大家坐在一起好談話，所以纔叫酒保過來驚動道爺。讓不讓都不要緊，還望不要見怪。」那道爺道：「哪個前來怪你？你看見的，他打我，我並不曾還手啊！」這時宋時一隻右手疼痛難忍，片刻間已是紅腫起來。口中說道：「這個賊道士定有妖法，非送官重辦不可。」雲從連忙使個眼色，叫他不要說話。一面對道人道：「敝友衝撞道爺，不知道爺使何仙法？他如今疼痛難忍，望道爺慈悲，行個方便吧。」道人道：「他自己不好，想打人又不會打，纔會遭此痛苦。我動也不曾動，哪個會甚麼仙法？」

這時酒樓主人也知道了，生怕事情鬧大，也在一旁相勸，道人仍是執意不認賬。後來雲從苦苦相求，道人說：「我本不願與要死的人生氣。他因爲不會打人，使錯了力，屈了筋。要不看在你這個活人面上，祇管讓他疼去。你去叫他過來，我給他治。」宋時這時仍在那裏千賊道、萬賊道的罵。雲從過來，將他扶了過去，宋時仍罵不絕口。雲從怕道人生氣不肯治，勸宋時又不聽，十分爲難。誰想那道人聽了宋時的罵，若無其事，反對雲從道：「你不要爲難，我是不願和死人生氣的。」說罷，將宋時手拿過，祇見道人兩隻手合着宋時一隻手，祇輕輕一揉，便道：「好了。下回可不要隨意伸手打人呀。」說罷，看了宋時一眼，又微微嘆了口氣，宋時除了手上尚有點紅外，已是不痛不腫。雲從怕他還要罵人，將他拉了過去。又過來給道人稱謝，叫酒保問道人還喝不喝，酒賬回頭算在一起。道人道：「我酒已喝夠，祇再要五斤大麴酒，做晚糧足矣。」雲從忙叫酒保取來，裝入道人葫蘆之內。那道人謝也不謝，拿過酒葫蘆，揹在背上，頭也不回就走了。

衆人俱都大譁，有說道人是妖人的，有說是騙人酒喫的，一看有人會賬，就不佔座位了。惟獨雲從自送那道人下樓，忽然想起忘了問那道人的姓名，也不管衆人議論紛紛，獨自憑窗下視，看那道人往何方走去。祇見那道人出了酒樓，樓下行人非常擁擠，惟獨那道人走過的地方，人無論如何擠法，總離他身旁有一二尺，好似有甚麼東西從中阻攔似的，心中十分驚異。因剛纔不曾問得姓名，不禁脫口喊道：「道爺請轉！」那道人本在街上緩緩而行，聽了此言，祇把頭朝樓上一望。雲從滿擬他會回來，誰想那道人行走甚速。

這時衆人吵鬧了一陣，因見雲從對着窗戶發呆，來喚他喫酒。雲從回首，稍微周旋一兩句，再往下看時，已不見那道人蹤影。祇得仍舊同大衆喫喝談笑了一陣。因宋時今天碰了一個釘子，不肯多事流連，用罷酒飯，便提議回店。衆人知他心意，由雲從會了賬，下樓回了店房。

第二日喫罷早飯，宋時又提議往城外慈雲寺去遊玩。這慈雲寺乃成都有名的禪林，曲殿迴廊，花木扶疏，非常雅靜。廟產甚多，和尚輕易不出廟門。廟內的和尚均守清規，通禪觀，更是名傳蜀地。衆人久已有個聽聞，因爲離城有二三十里，廟旁是個村集，雲從便提議說：「成都名勝，遊覽已遍，如今祇剩這個好所在。我們何不今天動身，就在那裏打個店房住一天，游完了廟，明天就起程往重慶去呢？」宋時因昨日喫了苦，面子不好看，早欲離開成都，首先贊成。衆人本無準見，也就輕車簡從，帶了小三兒一同上道。

走到午牌時分，行了有三十里路，果然有個村集，也有店房。一打聽慈雲寺，都知道，說是離此不遠。原來此地人家，有多半種着廟產。衆人胡亂用了一點酒飯，祇留小三兒在店中看家，全都往慈雲寺走去。行約半里，祇見一片茂林，嘉樹蔥蘢，現出紅牆一角。一陣風過去，微聞梵音之聲，果然是清修福地。衆人到了廟門，走將進去，由知客僧招待，端過素點清茶，周旋了一陣，便引大家往佛殿禪房中去遊覽。這個知客，名叫了一，談吐非常文雅，招待殷勤，很合雲從等脾氣。遊了半日，知客僧又領到一間禪房之中歇腳。這間禪房，佈置得非常雅緻。牆上掛着名人字畫，桌上文具非常整齊。靠西邊禪牀上，有兩個夏布的蒲團，說是晚上做靜功用的。衆人意欲請方丈出來談談。了一道：「家師智通，在後院清修，謝絕塵緣，輕易不肯出來。諸位檀越，改日有緣再會吧。」衆人聽了，俱各歎羨。宋時看見一軸畫，掛得地位十分不合式，正要問了一，爲何掛在這裏。忽然有一個小沙彌進來說：「方丈請知客師去說話。」了一便對衆人道：「小廟殿房曲折，容易走迷，諸位等我回來奉陪同遊吧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匆匆走去。

宋時便對雲從道：「你看這廟中的佈置，同知客僧的談吐，何等高明風雅。這間禪房佈置得這樣好，滿壁都是名人字畫，偏偏這邊牆上，會掛這樣一張畫，豈不是佛頭着糞麼？」原來這間禪房面積甚廣，東邊是窗戶，南邊是門。西牆上掛着米襄陽煙雨圖的橫幅；北牆上掛的是方孝孺白石青松的中堂，旁邊配着一副對聯，集的宋句是：「青鴛幾世開蘭若，白鶴時來訪子孫。」落款是一個蜀中的小名士張易。惟獨禪牀當中，孤孤單單掛了一個中堂，畫的是八仙過海，筆勢粗俗，滿紙匠氣。衆人先前祇顧同了一說話，不曾注意。經宋時一說，俱都回過頭來議論。

雲從正坐在牀上，回頭看見那中堂下面橫着一個磬錘，隨手取來把玩。一個不留心，把那八仙過海中堂的下襬碰了一下。大概上面掛的那個釘年代久遠，有點活動，經這磬錘一震，後面凹進去一塊，約一人高，一尺三寸寬，上面懸着一個小磬。衆人都不明白這磬爲何要把它藏在此間。宋時正站在牀前，把磬錘從雲從手中取過來把玩，一時高了興，隨便擊了那磬一下，祇聽噹的一聲，清脆可聽。於是又連擊了兩下。雲從忽見有一個小和尚探頭，便道：「宋年兄不要淘氣了，亂動人家東西，知客來了，不好意思。」

話言未了，便聽三聲鐘響，接着是一陣軋軋之聲。同時牆上現出一個小門，門前立着一個豔裝女子，見了衆人，「呀」的一聲，連忙退去。宋時道：「原來這裏有暗門，還藏着女子，那方丈一定不是好人。我們何不進去罵那禿驢一頓，大大地敲他一下釘錘（川語，即敲竹槓也）？」雲從道：「年兄且慢。小弟在家中起身時，老家人王福曾對小弟說過，無論庵觀寺院，進去隨喜，如無廟中人指引，千萬不可隨意走動。皆因有許多出家人，表面上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清淨寂滅，一塵不染，暗地裏姦盜邪淫，無惡不作的也很多。平時不看破他行藏還好，倘或無意中看破行藏，便起了他的殺機。這廟中既是清修福地，爲何室中設有機關，藏有婦女？我等最好不要亂動，倘或他們羞惱成怒，我等俱是文人，萬一喫箇眼前虧，不是玩的。」

衆人聽了這一席話，正在議論紛紜。就中有一個姓史的舉子，忽然說道：「雲從兄，你還祇顧說話，你看你身後頭的房門，如何不見了？」衆人連忙一齊回頭看時，果然適纔進來的那一座門，已不知去向，祇剩了一面黑黝黝的牆。牆上掛的字畫，也無影無蹤。衆人不禁驚異萬分，不由得連忙上前去推。祇見那牆非常堅固，恰似蜻蜓撼石柱，休想動得分毫。這時除了禪牀上所現小門外，簡直是無門可出。衆人全部又驚又怕。雲從忽然道：「我們真是呆瓜。現在無門可出，眼前就是窗戶，何不越窗而出呢？」這一句把大衆提醒，俱各奔到窗前，用手推了一回，不禁大大的失望。原來那窗戶雖有四扇，已從外面下閂。這還不打緊，而這四扇窗，全都是生鐵打就，另外挖的卐字花紋，有二指粗細，外面漆上紅漆，所以看不出來。急得衆人又蹦又跳，去捶了一陣板壁，把手俱都捶得生疼，外面並無人應聲。這一班少年新貴們，這纔知道身入險地，光景不妙。有怪宋時不該擊那磬的，有說和尚不規矩的。還有兩位膽子大的人說：「我們俱都是舉人，人數又多，諒他也不能奈何我們，等一會兒知客回來，總會救我們出去的。」議論紛紜，滿室喧譁，倒也熱鬧。雲從被這一干人吵得頭疼，便道：「我們既到此地步，如今吉凶禍福，全然不曉，埋怨吵鬧，俱都無益，不如靜以觀變。一面大家想個主意，脫離此地纔好。」

一句話說完，滿室中又變成鴉雀無聲，個個蹙着顰眉，苦思無計。惟獨宋時望着那牆上那座小門出神，他忽然說道：「諸位年兄，我想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如今既無出路，又無人理睬我們，長此相持，如何是好？依我之見，不如我們就由這小門進去，見了方丈，索性與他把話說清，說明我們是無心發現機關，請他放我們出去。好在我們既未損壞他的東西，又是過路的人，雖然看破祕密，也絕不會與他傳說出去。我想我們這許多有功名的人，難道他就有那樣大的膽子，將我們一齊害死麼？我們祇要脫離了這座廟，以後的文章，不是由我們去做麼？」衆人聽了這話，立刻又喧嚷了一陣，商量結果，除此之外，也別無良法。於是由宋時領頭，衆人在後隨着，一齊進去。那禪牀上的小門，祇容進得一人，大家便隨了宋時魚貫而入，最末後是雲從。這一羣送死隊進門後，又下了十餘級臺階，便是一條很長的甬道，非常黑暗，好似在夾牆中行走。且每隔三五十步，有一盞油燈，依稀辨出路徑。走了約有百餘步左右，前面又走十餘級臺階，上面微微看見亮光。衆人拾級而昇，便是一座假山。由這假山洞穿出去，豁然開朗，兩旁盡是奇花異卉，佈置得非常雅妙。衆人由黑暗處走向明地，不禁有些眼花。雖然花草甚多，在這吉凶莫定之際，俱都無心流連。

衆人正待向前邁步，忽聽哈哈一聲怪笑道：「衆檀越清興不小！」把衆人嚇了一跳，朝前看時，原來前面是一座大殿。石臺階上，盤膝坐定一個大和尚，面貌兇惡，身材魁偉，赤着上身，跣着雙足，身旁堆着一堆做法事用的鐃鈸。旁邊站定兩個女子，身上披着大紅斗篷，年約二十左右，滿面脂粉。宋時忙將心神鎮定，上前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學生有禮了。」那兇僧也不理睬於他，兀自閉目不語。宋時祇得又道：「我等俱是過路遊玩的文人，蒙貴廟知客師父帶我等往各殿隨喜，不想誤觸機關，迷失門戶，望師父行個方便，派人領我們出去。學生等出去，絕不向外人提起貴廟隻字。不知師父意下如何？」那兇僧與那兩個女子俱各合掌閉目，一言不發。宋時等了一會兒，又說了一遍，兇僧依舊不理。那姓史的舉子，已是不耐，便說道：「和尚休得如此。你身爲出家人，如何在廟中暗設機關，匿藏婦女？我等俱是上京趕考的新貴人，今天祇要你放我們出去，我們絕不向人前提起；如若不然，我等出去，定要稟官治你們不法之罪。」滿想那兇僧聽了此言，定然害怕，放他們走。誰想那兇僧說道：「你等這一班寒酸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待我來方便方便你們吧。」衆人聽罷此言，便知不妙。因見那兇僧祇是一人，那兩個又是女流之輩，大家於是使了一個眼色，準備一擁上前，奪門而出。那兇僧見了這般情狀，臉上一陣獰笑，把身旁鐃鈸拿起，祇敲了一下，衆人忽然兩臂已被人捉住。大家一看，不知從甚麼地方來的幾十個兇僧，有的擒人，有的手持利刀，不一會兒的工夫，已將他們十七人捆翻在地。又有十幾個兇僧，取了十幾個木樁，將他等綁在樁上，離那大殿約有十餘步光景。那大凶僧又將鐃鈸重敲了兩下，衆兇僧俱各退去。

這時衆人俱已膽裂魂飛，昏厥過去。惟獨雲從膽子稍大，明知事已至此，祇得束手待斃。忽然想起家中父母伯叔俱在暮年，自己一身兼祧着九房香煙，所關何等重大。悔不該少年喜事，闖下這潑天大禍，把平日親友的期望同自己平生的抱負付於流水。痛定思痛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。那兇僧見雲從這般哀苦，不禁哈哈大笑，便對身旁侍立的兩個女子說道：「你看他們這班窮酸，真是不值價。平常端起秀才身份，在家中作威作福；一旦被困遭擒，便這樣膿包，好似失了乳的娃娃一樣。你倆何不下去歌舞一回，哄哄他們呢？」旁立女子聽罷此言，道：「遵法旨。」將所披大紅斗篷往後一翻，露出白玉般的身軀，已自跳入院中，對舞起來。粉彎雪股，膚如凝脂。腿起處，方寸地隱約可見。原來這兩個女子，除披的一件斗篷外，竟然一絲不掛，較之現在臍下還圍着尺許紗布的舞女，還要開通得許多咧。這時兇僧又將鐃鈸連擊數下，兩廊下走出一隊執樂器的兇僧，也出來湊熱鬧，正是毛腿與玉腿齊飛，雞頭共光頭一色。一時歌舞之聲，把十餘人的靈魂悠悠喚轉。

衆人醒來，看見妙相奇觀，還疑是身在夢中。正待拔腿向前，看個仔細，卻被麻繩綁緊，行動不得。纔想起適纔被綁之事，不禁心寒膽裂。雖然清歌妙舞，佳麗當前，卻也無心鑒賞。勞苦呼天地，疾痛呼父母，本屬人之常情。在這生死關頭，他們俱是有身家的少年新貴，自有許多塵緣拋捨不下；再被雲從悲泣之聲，勾起各人的身世之感。一個個悲從中來，不可斷歇。起初不過觸景傷懷，嚶嚶啜泣。後來越想越傷心，一個個索性放聲大哭起來。真是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遇斷腸人，哀聲動地，禪堂幾乎變作了孝堂。連那歌舞的女子，見了這般可憐狀況，雖然怵於兇僧，不敢停住，也都有點目潤心酸，步法錯亂。

那兇僧正在高興頭上，哪禁得衆人這樣煞風景，鐃鈸響處，那女子和執樂的兇徒，一霎時俱各歸原位，又還了本來寂靜景象。衆人忽起了偷生之念，一個個苦苦哀求饒命。兇僧兀自不理，將身旁鐃鈸取過一疊，將身站起，手揚處，一道黃圈，奔向第一個木樁去。這木樁上綁的正是宋時，看見眼前黃澄澄一樣東西飛來，偏偏髮辮又牢，綁在樁上閃身不開，知道大事不好，「呀」的一聲沒喊出口，腦袋已是飛將下來。那一面鐃鈸，大半嵌入木中，震震有聲。衆人見兇僧忽然立起，又見他從手中飛出一個黃東西，還疑心是和尚和剛纔一樣，有甚麼特別玩意給他們看咧。等到看見宋時人頭落地，纔知道和尚耍這個花招，是要他們的命，嚇得三魂皆冒。有的還在央求，希冀萬一；有的已嚇得暈死過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兇僧把衆人當做試鐃鈸的目標。你看他在大殿上兔起鶻落，大顯身手。忽而鷂子翻身，從背後將鈸飛出；忽而流星趕月，一鈸接着一鈸。鈸無虛發，

衆人的命也落一個死無全屍。不大一會兒，十六面飛鈸嵌在木樁上，十六個人頭也都滾了一院子。祇有雲從一人，因身量太小，兇僧的飛鈸揀大的先耍，僥倖暫延殘喘。兇僧見鈸已用完，尚有一人未死，正待向前動手。那兩個女子雖然跟那兇僧數年，經歷許多怪事，像今兒這般慘狀，到底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女人家心腸軟，又見雲從年紀又輕，面如少女，不禁動了憐恤之念，便對兇僧道：「大師父看我們的面上，饒恕了這個小孩子吧。」兇僧道：「你哪裏知道，擒虎容易放虎難。他同來十餘人，俱死在我手中，祇剩他一人，愈發饒恕不得。」兩個女子還是央求個不息。

雲從自分必死，本是默默無言。忽見有人替他講情，又動了希冀之心，便哭求道：「我家在貴陽，九房中祇生我一個兒子。這次誤入禪堂，又不干我的事。望求大師父慈悲，饒我一命。如果怕我泄露機密，請你把我舌頭割下，手指割下，我回去寫不得字，說不得話，也就不能壞大師父的事。我祇求迴轉家鄉，好繼續我九房的香煙，於願已足。望大師父同二位姊姊開恩吧。」似這樣語無倫次，求了好一會兒。兇僧也因殺人殺得手軟，又禁不住兩個心愛女子的解勸，便道：「本師念你苦苦央求，看在我這兩個心肝分上，如今讓你多活三日。」便叫女子去喚知客，取過三般法典來。女子答應一聲，便自走去。不一會兒，知客師了一取過一個紅盤，上面有三件東西：一個小紅紙包；一根繩子，盤成一堆，打了個如意結；另外還有一把鋼刀。雲從也不知道甚麼用處，祇知道三日之後，仍是不免一死，依然苦苦央求。那兇僧也不理他，便對了一道：「你把這個娃娃下在石牢之內，將三般法典交付與他，再給他十幾個饅首，讓他多活三日。他如願意全屍，自己動手。第四日早晨，你進牢去，他如未死，就用這把鋼刀，取他首級回話。」了一答應了一聲，便走到木樁前，將雲從捆綁解開。

雲從綁了半日，周身痛得麻木。經過一番大驚恐後，精神睏乏已極，剛剛解去繩索，已是暈倒在地。了一道：「你們這些富貴人家子弟，在家中享福有多麼好，何苦出來自尋死路，我現在奉師父之命，將你下在石牢，本宜將你捆綁，念你是個小娃娃，料你也逃不出去，本師慈悲於你，不給你上綁。你快隨本師來吧。」雲從此時渾身酸楚，寸步難移，又不敢不走。萬般無奈，站起身來，勉強隨着了一繞過大殿，又走過兩層院落，看見又有一個大殿，殿旁有一座石壁，高約三丈。祇見了一向石壁前一塊石頭一推，便見那石壁慢慢移動，現出一個洞穴。雲從就知此地便是葬身之地，不由得抱着了一跪下，苦苦哀求，將自己家庭狀況，連哭帶訴，求了一搭救。了一見他可憐，也動了憐恤之念，說道：「你初進廟時，我同你就談得很投機，我何嘗不愛惜你，想救你一命。祇是如今事情已然鬧大，我也做不了主。再說我師父廟規甚嚴，不徇情面，我實在愛莫能助。不過我二人總算有緣，除了放你不能外，別的事我力量做得到的，或者可以幫你的忙。你

快點說完，進牢去吧。」雲從知道他說的是實話，知道生機已絕，便求他在這三天之中，不要斷了飲食，好讓自己做一個飽死鬼。了一答應下來。便將三般法典交與雲從，又對他說：「這小包中是毒藥，你如要死得快，這個再好不過。我回頭便叫人將三天的飲食與你送來。」說罷，便將雲從推入石洞之中，轉身走去。

雲從到了石洞一看，滿洞陰森。這時外面石壁已經封好，裏面更是不見一些光亮。他身長富貴之家，哪裏受過這樣苦楚。這時痛定思痛，諸同年死時的慘狀如在目前。又想起自己性命祇能苟延三日，暮年的父母伯叔，九房香煙全靠自己一人接續，眼看不明不白地身遭慘死，越發傷心腸斷。這時已經有人將他三天的飲食送到，一大葫蘆水同一大盤饅首，黑暗中摸索，大約還有幾碗菜餚，這原是出諸了一的好意。雲從也無心食用，祇是痛哭不止。任你哭得聲嘶力竭，在這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的地方，也是無人前來理你。雲從自早飯後進廟，這時已是酉牌時分。受了許多困苦顛連，哭了半日，哭得睏乏已極，便自沉沉睡去。等到一覺睡醒，睡在冰涼的石壁下，又冷又餓又傷心。隨手取過饅首，纔喫得兩口，又想起家中父母伯叔同眼前的危險，不禁又放聲大哭，真是巫峽啼猿，無此悽楚。似這樣哭累了睡，睡醒了哭，有時也胡亂進點飲食。洞中昏黑，不辨晝夜，也不知經過了幾天。其實雲從神經錯亂，這時剛剛是第一天晚上咧。但凡一個人在黑暗之中，最能練習目力。雲從因在洞中困了一晝夜，已經些微能見東西。正在哭泣之際，忽然看見身旁有一樣東西放光，隨手取過，原來就是兇僧三般法典中的一把鋼刀，取時差點沒有把手割破。不由又想起命在旦夕，越發傷心落淚。正在悲苦之際，忽然一陣微風吹過，有幾點微雨飄在臉上。雲從在這昏惘懊喪之際，被這涼風細雨一吹，神志登時清醒了許多。這石洞不見天日，哪裏來的雨點吹進？心中頓起懷疑。忽然一道亮光一閃，照得石洞光明。接着一陣隆隆之聲。猛擡頭，看見石洞頂上，有一個尺許大的圓洞。起初進洞時，因在氣惱沮喪之時，洞中黑暗異常，所以不曾留意到。如今外面下雨閃電，纔得發現，不由動了逃生之念。當時將身站起，四下摸索，知道這石洞四面磚石堆砌，並無出路。頂上雖有個小洞，離地太高，萬難上去。身旁祇有一條繩、一把鋼刀，並無別的器械可以應用。知道危機迫切，急不可待，連忙鎮定心神，解釋愁思，仔細想一個逃生之路。後來決定由頂上那個洞中逃走，他便將那繩繫在鋼刀的中間，欲待拋將上去，掛在洞口，便可攀援而上。誰想費了半天心血，依舊不能如願。原來那洞離地三丈多高，繩子祇有兩丈長，漫說拋不上去，就是幸而掛上，自己也不能縱上去夠着繩子。一條生路，又歸泡影。

失望之餘，又痛哭了一場。到底他心不甘死，想了半天，被他想出一個呆法子來。他走到四面牆壁之下，用刀去撥了撥磚，恰好有兩塊能動些。他費了許多氣力，剛好把這兩

塊磚取下，心中大喜。滿想打開此洞出去，連忙用刀去挖，忽聽有錚錚之聲，用手摸時，不禁叫一聲苦。原來磚牆中間，夾着一層鐵板。知道又是無效，焦急萬分。腹中又有點飢餓，回到原處取食物時，又被腳下的繩子絆了一跤，立時觸動靈機，發現一絲生路。他雖然是個文弱書生，到這生死關頭，也就顧不得許多辛苦勞頓。他手執鋼刀，仍到四壁，從破磚縫中，用刀去撥那些磚塊。這時外面的雷聲雨點越來越大，好似上天見憐，特意助他成功一般。到底他氣力有限，那牆磚又製造得非常堅固，費盡平生之力，弄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纔祇撥下四五十塊四五寸厚、尺多寬定製的窯磚來。一雙嫩手，兀地被刀鋒劃破了好幾處。他覺得溼漉漉的，還以爲用力過度出的急汗，後來慢慢覺得有些疼痛，纔知道是受傷出了血。他自出世以來，便極受家庭鍾愛，幾時嘗過這樣苦楚？起初不發現，倒也罷了；等到發現以後，漸漸覺得疼痛難支，兩隻腳也站得又酸又麻，實在支持不住，不禁坐在磚石堆上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會兒，兩眼昏昏欲睡。

正要埋頭倒臥之時，耳朵邊好似有人警覺他道：「你現在要死要活，全在你自己努力不努力了。你父母的香煙嗣續，同諸好友的血海冤仇，責任全在你一人身上啊！」他一轉念間忽然省悟，知道現在千鈞一髮，不比是在家中父母面前撒嬌，有親人來撫慰。這裏不但是哭死沒人管，而且光陰過一分便少一分，轉眼就要身首異處的。再一想到同年死的慘狀，不由心驚膽裂。立刻鼓足勇氣，站起身形，忍着痛楚，仍舊盡力去撥動牆上那些磚塊，這一回有了經驗，比初動手時已較爲容易。每撥下三四十塊，就放在石洞中間，像堆寶塔一樣，一層層堆了上去。這樣的來回奔走，手足不停地工作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，居然被他堆了有七八尺高的一個磚垛。他估量今晚是第三夜，時間已是不能再緩，算計站在這磚石垛上，繩子可以夠到上頭的圓洞，便停止撥動工作。喝了兩口水，喫了幾口饅頭。那刀鋒已是被他弄捲了口，他把繩子的那一頭繫在刀的中間，穩住腳步，照原來堆就的臺階，慢慢往上爬，一直爬到頂上一層，祇有二尺不到的面積，儘可容足。因爲在黑暗中，堆得不大平穩，那磚頭搖搖欲倒，把他嚇了一跳。知道一個不留神倒塌下來，自己絕無餘力再去堆砌。祇得先將腳步穩住，站在上頭，將繩子舞起，靜等閃電時，看準頭上的洞，扔將上去掛住，便可爬出。可憐他凝神定慮，靜等機會，好幾次閃電時，都被他將機會錯過。那刀繫在繩上，被他越舞越圓，勁頭越來越大。手痠臂麻，又不敢停手，怕被刀激回，傷了自己。又要顧頂上的閃電，又要顧手上舞的刀，又怕磚垛倒塌，真是顧了上頭，顧不了下頭，心中焦急萬狀。忽然一陣頭暈眼花，噹的一聲，來了一個大出手，連刀帶繩，脫手飛去。他受了這一驚，一個站不穩，從磚垛上滑倒下來。在四下一摸，繩刀俱不知去向。費了半夜的心血，又成泡影，更無餘力可以繼續奮鬥，除等死外，再無別的主意。這位公子哥兒越想越傷心，不由又大哭起來。

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然頂上的圓洞口一道閃光過處，好似看見一條長繩，在那裏搖擺。他連忙止住悲聲，定睛細看，作美的閃電接二連三閃個不住。電光過處，分明是一條繩懸掛在那裏，隨風搖擺，看得非常真切。原來他剛纔將繩舞動時，一個脫手，滑向頂上，剛剛掛在洞口，他以爲飛出洞外，誰知無意中卻成全了他。人在黑暗中，忽遇一線生機，真是高興非常，立刻精神百倍，忘卻疲勞。他打起精神，爬到磚垛跟前，用手推了一推。且喜那磚又厚又大，他滑下來時，祇把最頂上的滑下四五塊，其餘尚無妨礙，還好收拾。經過一番驚恐，越加一分仔細。他手腳並用地先四處摸索一番，再試探着往上爬。又把滑下來的地方，用手去整頓一下。慢慢爬到頂上，巍巍站起身形。用力往頭上去撈時，恰好又是一道閃電過去，估量離頭頂不過尺許。他屏息凝神，等第二次閃電一亮，在這一剎那間，將身一縱，便已攀住繩頭。忽然嘩啦一下，身子又掉在磚上，把他又嚇了一大跳，還當是刀沒掛穩，滑了下來。且喜祇滑一二尺，便已不動。用力試了試，知道業已掛在缺口，非常結實。這回恰夠尺寸，不用再等閃電，逃命要緊，也忘記了手上的刀傷同痛楚，兩隻手倒援着繩往上爬。他雖不會武功，到底年小身輕，不大工夫，已夠着洞口。他用左肘挎着洞口，使勁把身子一起，業已到了上邊。累得他力盡筋疲，動彈不得。上面電閃雨橫，越來越大，把他渾身上下淋了一個透溼。休息好一會兒，又被涼雨一衝，頭腦纔稍微清醒。想起現在雖然出洞，仍是在虎穴龍潭之中，光陰稍縱即逝，非繼續努力，不能逃命。這洞頂離地甚高，跌下去便是筋斷骨折。祇得就着閃電餘光，先辨清走的方向再說。

這洞頂東面是前日的來路，西面靠着大殿，南面是廟中院落。惟獨北面靠牆，想是隔壁人家，於是決定朝北面逃走。這時雨越下越大，四圍死氣沉沉，一些亮光都沒有。樹枝上的雨水，瀑布一般地往下溜去。雲從幾番站足不穩，滑倒好幾次，差點跌將下去。再加洞頂當中隆高，旁邊俱傾斜，更得加一分仔細，要等電光閃一閃，纔能往前爬行一步。好容易捱到北面靠牆的地方，不由叫一聲苦。原來這洞離牆尚有三四尺的距離，他本不會武藝，又在風雨的黑夜，如何敢往那牆上跳？即使冒險跳到牆上，又不知那牆壁距離地面有多高，一個失足，還不是粉身碎骨麼？

正在無計可施，忽然一陣大風過處，臉上好似有甚麼東西飄拂。他忙用手去抓，那東西的彈力甚大，差一點把他帶了下去，把他嚇了一大跳。覺得手上還抓着一點東西，鎮定心神，借着閃電光一看，原來是幾片黃桷樹葉。想是隔牆的大樹，被風將樹枝吹過這邊，被自己抓了兩片葉子下來。正想時，又是一陣雷聲，緊跟着一個大閃電。定睛往前看時，果然隔牆一株大黃桷樹，在風雨當中搖擺。一個橫枝，伸在牆這邊，枝梢已斷，想是剛纔風颳起來，被自己攀折了的。正待看個明白，電光已過，依然昏黑，心想：「倘使像

剛纔來一陣風，再把樹枝吹過來些，便可攀住樹枝，爬過牆去。」這時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，看見那樹被風吹得東倒西歪，有幾次那樹枝已是吹得離手不遠。到底膽小，不敢冒險去抓。等到機會錯過，又非常後悔。最後鼓足勇氣，咬緊牙關，站起身形，做出往前撲的勢子，準備拼一個死裏逃生。恰好風電同時來得非常湊巧，簡直把樹枝吹在他手中。雲從於是將身往前一縱，兩隻手剛剛抓緊樹枝。忽然一陣大旋風，那樹枝把雲從帶離洞頂，身子憑空往牆外飛去，他這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，祇把兩目緊閉，兩手抓緊樹枝不放。在這一剎那間，覺得腳面好似被甚麼東西很重地打了一下。緊跟着身邊一個大霹靂，震耳欲聾。他同時受了這兩次震動，不由「哎喲」一聲，一個疏神，手一鬆，栽倒在地，昏沉過去，不省人事。

等到醒來一看，自己身體睡在一張木牀上面，旁邊站着一個老頭同一個少女，好似父女模樣。祇聽那女子說道：「爸爸，他醒過來了。」說罷，又遞過一碗溫水，與雲從喝。雲從纔想起適纔逃難的事，知道自己從樹上跌下地來，定是被他二人所救。當時接過碗，喝了一口，便要起身下來申謝。那老頭忙道：「你這人因何至此？爲何從隔壁廟牆上跌了下來？」

雲從還待起身叩謝，覺得腿際隱隱作痛，想是剛纔在樹枝上過牆時被牆碰傷的。加以累了一夜，實在疲乏不過。便也不再客氣，仍復將身睡下，將自己逃難經過說了一個大概。